紅樓夢

紅樓夢第八十八回

博庭歡寶玉讚孤兒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

却說惜春正在那裡揣摩碁譜忽聽院內有人叫彩屏不是別人却是鴛鴦的聲兒彩屏出去同着鴛鴦進來那鴛鴦却帶着一個小丫頭提了一個小黃絹包兒惜春笑問道什麼事鴛鴦道老太太因明年八十一歲是個暗九許下一場九晝夜的功德發心要寫三千六百五十零一部金剛經這已發出外面人寫了但是俗說金剛經就像那道家的符殼心經纔算是符胆故此金剛經內必要插着心經更有功德老太太因心經是更要緊的觀自在又是女菩薩所以要幾個親丁奶奶姑娘們寫

上三百六十五部如此又虔誠又潔淨咱們家中除了二奶奶頭一宗他當家沒有空兒二宗他也寫不上來其餘會寫字的不論寫得多少連東府珍大奶奶姨娘們都分了去本家裡頭自不用說惜春聽了點頭道別的我做不來若要寫經我最信心的你擱下喝茶罷鴛鴦纔將那小包兒擱在桌上同惜春坐下彩屏倒了一鍾茶來惜春笑問道你寫不寫鴛鴦道姑娘又說笑話了那幾年還好這三四年來姑娘見我還拿了拿筆兒麼惜春道這卻是有功德的鴛鴦道我也有一件事向來服侍老太太安歇後自已念上米佛已經念了三年多了我把這個米收好等老太太做功德的時候我將他襯在裡頭供佛施食

也是我一點誠心借着這樣說來老太太做了觀音你就是龍女了鴛鴦道那裡跟得上這個分兒却是除了老太太別的也服侍不來不曉得前世什麼緣分兒說着要走叫小丫頭把小絹包打開拿出來道這素紙一扎是寫心經的又拿起一子兒藏香道這也是叫寫經時點着寫的惜春都應了鴛鴦遂辭了出來同小丫頭來至賈母房中回了一遍看見賈母與李紈打雙陸鴛鴦旁邊瞧着李紈的骰子好擲下去把老太太的錘打下了好幾個去鴛鴦抿着嘴兒笑忽見寶玉進來手中提了兩個細篾絲的小籠子籠內有幾個蟈蟈兒說道我聽說老太太夜裡睡不着我給老太太留下解解悶賈母笑道你別瞅着你

老子不在家你只管淘氣寶玉笑道我沒有淘氣賈母道你沒淘氣不在學房裡念書為什麼又弄這個東西呢寶玉道不是我自已弄的今兒因師父叫環兒和蘭兒對對子環兒對不來我悄悄的告訴了他他說了師父喜歡誇了他兩句他感激我的情買了來孝敬我的我纔拏了來孝敬老太太的賈母道他沒有天天念書麼為什麼對不上來對不上來就叫你儒大爺爺打他的嘴巴子看他臊不臊你也彀受了不記得你老子在家時一叫做詩做詞唬的倒像個小鬼兒是的這會子又說嘴了那環兒小子更沒出息求人替做了就變着方法兒打點人這麼點子孩子就鬧鬼鬧神的也不害臊趕大了還不知是個

什麼東西呢說的滿屋子人都笑了賈母又問道蘭小子呢做上來了沒有這該環兒替他了他又比他小了是不是寶玉笑道他倒沒有却是自已對的賈母道我不信不然就也是你鬧了鬼了如今你還了得羊羣裡跑出駱駝來了就只你大你又會做文章了寶玉笑道實在是他作的師父還誇他明兒一定有大出息呢老太太不信就打發人叫了他來親自試試老太太就知道了賈母道果然這麼着我纔喜歡我不過怕你撒謊既是他做的這孩子明兒大槩還有一點兒出息因看着李紈又想起賈珠來這也不枉你大哥哥死了你大嫂子拉扯他一場日後也替你大哥哥頂門壯戶說到這裡不禁流下淚來李

紈聽了這話却也動心只是賈母已經傷心自己連忙忍住淚笑勸道這是老祖宗的餘德我們托着老祖宗的福罷咧只要他應得了老祖宗的話就是我們的造化了老祖宗看着也喜歡怎麼倒傷起心來呢因又回頭向寶玉道寶叔叔明兒別這麼誇他他多大孩子知道什麼你不過是愛惜他的意思他那裡懂得一來二去眼大心肥那裡還能彀有長進呢賈母道你嫂子這也說的是就只他還太小呢也別逼緊了他小孩子膽兒小一時逼急了弄出點子毛病來書倒念不成把你的工夫都白遭塌了賈母說到這裡李紈却忍不住撲簌簌掉下淚來連忙擦了只見賈環賈蘭也都進來給賈母請了安賈蘭又

見過他母親然後過來在賈母傍邊侍立賈母道我剛纔聽見你叔叔說你對的好對子師父誇你來着賈蘭也不言語只管抿着嘴兒笑鴛鴦過來說道請示老太太晚飯伺候下了賈母道請你姨太太去罷琥珀接着便叫人去王夫人那邊請薛姨媽這裡寶玉賈環退出素雲和小丫頭們過來把雙陸收起李紈尚等着伺候賈母的晚飯賈蘭便跟着他母親站着賈母道你們娘兒兩個跟着我吃罷李紈答應了一時擺上飯來丫環回來禀道太太叫回老太太姨太太這幾天浮來暫去不能過來回老太太今日飯後家去了于是賈母叫賈蘭在身傍邊坐下大家吃飯不必細述却說賈母剛吃完了飯盥漱了歪在床

上說閒話兒只見小丫頭子告訴琥珀琥珀過來回賈母道東府大爺請晚安來了賈母道你們告訴他如今他辦理家務乏乏的叫他歇着去罷我知道了小丫頭告訴老婆子們老婆子纔告訴賈珍賈珍然後退出到了次日賈珍過來料理諸事門上小廝陸續回了幾件事又一個小廝回道庄頭送菓子來了賈珍道單子呢那小廝連忙呈上賈珍看時上面寫着不過是時鮮菓品還夾帶菜蔬野味若干在內賈珍看完問向來經管的是誰門上的回道是周瑞便叫周瑞照賬點清送往裡頭交代等我把來賬抄下一個底子留着好對又叫告訴厨房把下菜中添幾宗給送菓子的來人照常賞飯給錢周瑞答應了一

而叫人搬至鳳姐兒院子裡去又把床上的賬同菓子交代明白出去了一回兒又進來同賈珍道纔剛來的菓子大爺曾點過數目沒有賈珍道我那裡有工夫點這個呢給了你賬你照賬點就是了周瑞道小的曾點過也沒有少也不能多出來大爺既留下底子再叫送菓子來的人問問他這賬是眞的假的賈珍道這是怎麼說不過是幾個菓子罷咧有什麼要緊我又沒有疑你說著只見鮑二走來磕了一個頭說道求大爺原舊放小的在外頭伺候罷賈珍道你們這又是怎麼着鮑二道奴才在這裡又說不上話來賈珍道誰叫你說話鮑二道何苦來在這裡作眼睛珠兒周瑞接口道奴才在這裡經管地租庄子

銀錢出入每年也有三五十萬來往老爺太太奶奶們從沒有說過話的何況這些零星東西若照鮑二說起來爺們家裡的田地房產都被奴才們弄完了賈珍想道必是鮑二在這裡拌嘴不如叫他出去因向鮑二說道快滾罷又告訴周瑞說你也不用說了你幹你的事罷二人各自散了賈珍正在廂房裡歇着聽見門上鬧的翻江攪海叫人去查問回來說道鮑二和周瑞的乾兒子打架賈珍道周瑞的乾兒子是誰門上的回道他叫何三本來是個沒味兒的天天在家裡喝酒鬧事常來門上坐着聽見鮑二與周瑞拌嘴他就插在裡頭賈珍道這却可惡把鮑二和那個什麼何幾給我一塊兒捆起來周瑞呢門上的

回道打架時他先走了賈珍道給我拿了來這還了得了衆人答應了正嚷着賈璉也回來了賈珍便告訴了一遍賈璉道這還了得又添了人去拿周瑞周瑞知道躲不過也找到了賈珍便叫都捆上賈璉便向周瑞道你們前頭的話也不要緊大爺說開了狠是了爲什麽外頭又打架你們打架已經使不得又弄個野雜種什麽何三來鬧你不壓伏壓伏他們倒竟走了就把周瑞踢了幾脚賈珍道單打周瑞不中用喝命人把鮑二和何三各人打了五十鞭子攆了出去方和賈璉兩個商量正事下人背地裡便生出許多議論來也有說賈珍護短的也有說不會調停的也有說他本不是好人前兒尤家姊妹弄出許多

醜事來那鮑二不是他調停着二爺叫了來的嗎這會子又嫌鮑二不濟事必是鮑二的女人伏侍不到了人多嘴雜紛紛不一却說賈政自從在工部掌印家人中儘有發財的那賈芸聽見了也要插手弄一點事兒便在外頭說了几個工頭講了成數便買了些時新繡貨要走鳳姐兒門子鳳姐正在房中聽見丫頭們說大爺二爺都生了氣在外頭對打人呢鳳姐聽了不知何故正要叫人去問問只見賈璉已進來了把外面的事告訴了一遍鳳姐道事情雖不要緊但這風俗兒斷不可長此刻還算偺們家裡正旺的時候兒他們就敢架打已後小輩兒們當了家他們越發難制伏了前年我在東府裡親眼見過焦大

吃的爛醉躺在台階子底下罵人不管上上下下一混湯子的混罵他雖是有過功的人倒底主子奴才的名分也要存點兒體統纔好珍大奶奶不是我說是個老寔頭個個人都叫他養得無法無天的如今又弄出一個什麼鮑二我還聽見是你和珍大爺得用的人爲什麼今兒又打他呢賈璉聽了這話刺心便覺赸赸的拿話來支開借有事說着就走了小紅進來回道芸二爺在外頭要見奶奶鳳姐一想他又來做什麼便道叫他進來罷小紅出來瞅着賈芸微微一笑賈芸趕忙湊近一步問道姑娘替我回了沒有小紅紅了臉說道我就是見二爺的事多買芸道何曾有多少事能到裡頭來勞動姑娘呢就是那一

年姑娘在寶二叔房裡我纔和姑娘小紅怕人撞見不等說完
趕忙問道那年我換給二爺的一塊絹子二爺見了沒有那賈
芸聽了這句話喜的心花俱開纔要說話只見一個小丫頭從
裡面出來賈芸連忙同着小紅往裡走兩個人一左一右相離
不遠賈芸悄悄的道回來我出來還是你送出我來我告訴你
還有笑話兒呢小紅聽了把臉飛紅瞅了賈芸一眼也不答言
同他到了鳳姐門口自己先進去回了然後出來掀起簾子點
手兒口中却故意說道奶奶請芸二爺進來呢賈芸笑了一笑
跟着他走進房來見了鳳姐兒請了安並說母親叫問好鳳姐
也問了他母親好鳳姐道你來有什麽事賈芸道姪兒從前承

嬸娘疼愛心上時刻想着總過意不去欲要孝敬嬸娘又怕嬸娘多想如今重陽時候略偹了一點兒東西嬸娘這裡那一件沒有不過是姪兒一點孝心只怕嬸娘不肯賞臉鳳姐兒笑道有話坐下說賈芸纔側身坐了連忙將東西捧着擱在傍邊桌上鳳姐又道你不是什麼有餘的人何苦又去花錢我又不等着使你今日来意是怎麽個想頭兒你倒是寔說賈芸道並沒有別的想頭兒不過感念嬸娘的恩惠過意不去罷咧說着微微的笑了鳳姐道不是這麼說你手裡窄我很知道我何苦白白兒使你的你要我收下這個東西須先和我說明白了要是這麼含著骨頭露著肉的我倒不收賈芸沒法兒只得站起來

陪著笑兒說道並不是有什麼妄想前幾日聽見老爺總辦陵工姪兒有幾個朋友辦過好些工程極妥當的要求嬸娘在老爺跟前提一提辦得一兩種姪兒再忘不了嬸娘的恩典若是家裡用得著姪兒也能給嬸娘出力鳳姐道若是別的我却可以作主至於衙門裡的事上頭呢都是堂官司員定的底下呢都是那些書班衙役們辦的別人只怕揷不上手連自已的家人也不過跟着老爺伏侍伏侍就是你二叔去亦只是爲的是各自家裡的事他也並不能攙越公事論家事這裡是踹一頭兒撬一頭兒的連珍大爺還彈壓不住你的年紀兒又輕輩數兒又小那裡纏的清這些人呢況且衙門裡頭的事差不多兒

也要完了不過吃飯睹跑你在家裡什麼事作不得難道沒了這碗飯吃不成我這是實在話你自己回去想想就知道了你的情意我已經領了把東西快拿回去是那裡弄來的仍舊給人家送了去罷正說着只見奶媽子一大起帶了巧姐兒進來那巧姐兒身上穿得錦團花簇手裡拿着好些頑意兒笑嘻嘻走到鳳姐身邊學舌賈芸一見便站起來笑盈盈的趕着說道這就是大妹妹麼你要什麼好東西不要那巧姐兒便啞的一聲哭了賈芸連忙退下鳳姐道乖乖不怕連忙將巧姐攬在懷裡道這是你芸大哥哥怎麼認起生來了賈芸道妹妹生得好相貌將來又是個有大造化的那巧姐兒回頭把賈芸一瞅又

哭起來齊連幾次賈芸看這光景坐不住便起身告辭要走鳳姐道你把東西帶了去罷賈芸道這一點子嬸娘還不賞臉鳳姐道你不帶去我便叫人送到你家去芸哥兒你不要這麼像你又不是外人我這裡有機會少不得打發人去叫你沒有事也沒法見不在乎這些東東西西上的賈芸看見鳳姐執意不受只得紅着臉道既這麼着我再找得用的東西來孝敬嬸娘罷鳳姐兒便叫小紅拿了東西跟着賈芸送出來賈芸走着一面心中想道人說二奶奶利害果然利害一點兒都不漏縫真正斬釘截鐵怪不得沒有後世這巧姐兒更怪見了我好像前世的冤家是的真正晦氣白鬧了這麼一天小紅見賈芸沒得

彩頭也不高興拿着東西跟出來賈芸接過來打開包兒揀了兩件悄悄的遞給小紅小紅不接嘴裡說道二爺別這麽着看奶奶知道了大家倒不好看賈芸道你好生收着罷怕什麽那裡就知道了呢你若不要就是瞧不起我了小紅微微一笑纔接過來說道誰要你這些東西算什麽呢說了這句話把臉又飛紅了賈芸也笑道我也不是為東西況且那東西也算不了什麽說着話兒兩個已走到二門口賈芸把下剩的仍舊揣在懷內小紅催着賈芸道你先去罷有什麽事情只管來找我我如今在這院裡了又不隔手賈芸點點頭兒說道二奶奶太利害我可惜不能長來剛纔我說的話你橫豎心裡明白得了空

兒再告訴你罷小紅滿臉羞紅說道你去罷明兒也長來走走
誰叫你和他生疎呢賈芸道知道了賈芸說着出了院門這裡
小紅站在門口怔怔的看他去遠了纔回來了却說鳳姐在房
中吩咐預備晚飯因又問道你們熬了粥了沒有丫鬟們連忙
去問回來回道預備了鳳姐道你們把那南邊來的糟東西弄
一兩碟來罷秋桐答應了叫丫頭們伺候平兒走來笑道我倒
忘了今兒晌午奶奶在上頭老太太那邊的時候水月菴的師
父打發人來要向奶奶討兩瓶南小菜還要支用幾個月的月
銀說是身上不受用我問那道婆來着師父怎麼不受用他說
四五天了前兒夜裡因那些小沙彌小道士裡頭有几個女孩

子睡覺没有吹燈他說了几次不聽那一夜看見他們三更以後燈還點着呢他便叫他們吹燈個個都睡着了没有人答應只得自已親自起來給他們吹滅了回到炕上只見有兩個人一男一女坐在炕上他趕着問是誰那裡把一根繩子往他脖子上一套他便叫起人來衆人聽見點上燈火一齊趕來已經躺在地下滿口吐白沫子幸虧救醒了此時還不能吃東西所以叫來尋些小菜兒的我因奶奶不在房中不便給他我說奶奶此時没有空兒在上頭呢囬來告訴便打發他回去了纔剛聽見說起南菜方想起來了不然就忘了鳳姐聽了呆了一呆說道南菜不是還有呢叫人送些去就是了那銀子過一天叫

芹哥來領就是了又見小紅進來回道纔剛二爺差人來說是今晚城外有事不能回來先通知一聲鳳姐道是了說着只聽見小丫頭從後面喘吁吁的嚷着直跑到院子裡來外面平兒接着還有幾個丫頭們咕咕唧唧的說話鳳姐道你們說什麼呢平兒道小丫頭子有些胆怯說鬼話鳳姐說那一個小丫頭進來問道什麼鬼話那丫頭道我纔剛到後邊去叫打雜兒的添煤只聽得三間空屋子裡嘩喇嘩喇的响我還道是猫兒耗子又聽得噯的一聲像個人出氣兒的是的我害怕就跑回來了鳳姐罵道胡說我這裡斷不興說神說鬼我從來不信這些個話快滚出去罷那小丫頭出去了鳳姐便叫彩明將一天零

碎自用賬對過一遍時已將近二更大家又歇了一回略說些閑話遂叫各人安歇去罷鳳姐也睡下了將近三更鳳姐似睡不睡覺得身上寒毛一乍自己驚醒了越躺着越發起滲來因叫平兒秋桐過來作伴二人也不解何意那秋桐本來不順鳳姐後來賈璉因尤二姐之事不大愛惜他了鳳姐又籠絡他如今倒也安靜只是心裏比平兒差多了外面情兒今見鳳姐不受用只得端上茶來鳳姐喝了一口道難爲你睡去罷只留平兒在這裏就彀了秋桐卻要獻勤兒因說道奶奶睡不著倒是我們兩個輪流坐坐也使得鳳姐一面說一面睡着了平兒秋桐看見鳳姐已睡只聽得遠遠的雞聲叫了二人方都穿着衣

朦朧睡了一睡就天亮了連忙起來伏侍鳳姐梳洗鳳姐因夜中之事心神恍惚不寧只是一昧要強仍然扎挣起來正坐着納悶忽聽個小丫頭子在院裡問道平姑娘在屋裡麽平兒答應了一聲那小丫頭掀起簾子進來却是王夫人打發過來來找賈璉說外頭有人回要緊的官事老爺纔出了門太太叫快請二爺過去呢鳳姐聽見唬了一跳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詞　蛇影杯弓顰卿絕粒

却說鳳姐正自起來納悶忽聽見小丫頭這話又唬了一跳連忙問道什麽官事小丫頭道也不知道剛纔二門上小廝回進來回老爺有要緊的官事所以太太叫我請二爺來了鳳姐聽是工部裡的事纔把心略略的放下因說道你回去回太太就說二爺昨日晚上出城有事没有回來打發人先回珍大爺去罷那丫頭答應着去了一時賈珍過來見了部裡的人問明了進來見了王夫人回道部中來報昨日總河奏到河南一帶决了河口淹没了几府州縣又要開銷國帑修理城工工部司官

又有一番照料所以部裡特來報知老爺的說完退出及賈政回家來同明從此直到冬間賈政天天有事常在衙門裡寶玉的工課也漸漸鬆了只是怕賈政覺察出來不敢不常在學房裡去念書連黛玉處也不敢常去那時已到十月中旬寶玉起來要往學房中去起來天氣陡寒只見襲人早已打點出一包衣服向寶玉道今日天氣狠冷早晚寧使暖些說着把衣服拿出來給寶玉挑了一件穿又包了一件叫小丫頭拿出交給焙茗囑咐道天氣凉二爺要換時好生預備着焙茗答應了抱着毡包跟着寶玉自去寶玉到了學房中做了自己的工課忽聽得紙窗呼喇喇一派風聲代儒道天氣又發冷把風門推開一

看只見西北上一層層的黑雲漸漸往東南撲上來焙茗走進來回寶玉道二爺天氣冷了再添些衣服罷寶玉點點頭兒只見焙茗拿進一件衣服來寶玉不看則已看了時神已痴了那些小學生都巴着眼瞧卻原是晴雯所補的那件雀金裘寶玉道怎麽拿這一件來是誰給你的焙茗道是裡頭姑娘們包出來的寶玉道我身上不大冷且不穿呢包上罷代儒只當寶玉可惜這件衣服卻也心裡喜他知道儉省焙茗道二爺穿上罷着了涼又是奴才的不是了二爺只當疼奴才罷寶玉無奈只得穿上呆呆的對着書坐着代儒也只當他看書不甚理會晚間放學時寶玉便往代儒托病告假一天代儒本來上年紀的

人也不過伴着幾個孩子解悶兒時常也八病九痛的樂得去一個少操一箇心况且明知賈政事忙賈母溺愛便點點頭兒寶玉一巡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也是這樣說自然沒有不信的略坐一坐便回園中去了見了襲人等也不似往日有說有笑的便和衣躺在炕上襲人道晚飯預備下了這會兒吃還是等一等兒寶玉道我不吃了心裡不舒服你們吃去罷襲人道那麽着你也該把這件衣服換下來了那個東西那裡禁得住揉搓寶玉道不用換襲人道倒也不但是嬌嫩物兒你瞧瞧那上頭的針線也不該這麽遭塌他呀寶玉聽了這話正碰在他心坎兒上歎了一口氣道那麽着你就收起來給我包好了我

也總不穿他了說着站起來脫下襲人纔過來接時寶玉已經自己疊起襲人道二爺怎麼今日這樣勤謹起來了寶玉也不答言疊好了便問包這個的包袱呢麝月連忙遞過來讓他自已包好回頭却和襲人擠着眼兒笑寶玉也不理會自已坐着無精打彩猛聽架上鐘响自已低頭看了看表針已指到酉初二刻了一時小丫頭點上燈來襲人道你不吃飯喝一口粥兒罷別淨餓着看仔細餓上虛火來那又是我們的累贅了寶玉搖搖頭兒說道不大餓強吃了倒不受用襲人道既這麼着就索性早些歇着罷于是襲人麝月鋪設好了寶玉也就歇下翻來覆去只睡不着將及黎明反朦朧睡去不一頓飯時早又醒

了此時襲人麝月也都起來襲人道昨夜聽着你翻騰到五更多我也不敢問你後來我就睡着了不知到底你睡着了沒有寶玉道也睡了一睡不知怎麽就醒了襲人道你沒有什麽不受用寶玉道沒有只是心上發煩襲人道今日學房裡去不去寶玉道我昨兒已經告了一天假了今兒我要想園裡逛一天散散心只是怕冷你叫他們收拾一間房子備下一爐香擱下紙墨筆硯你們只管幹你們的我自己靜坐半天纔好別叫他們來攪我麝月接着道二爺要靜靜兒的用工夫誰敢來攪襲人道這麽着狠好也省得着了凉自己坐坐心神也不散因又問你既懶待吃飯今日吃什麽早說好傳給廚房裡去寶玉道

還是隨便罷不必鬧的大驚小怪的倒是要幾個菓子擱在那屋裡借點菓子香襲人道那個屋裡好別的都不大乾淨只有晴雯起先住的那一間因一向無人還乾淨就是清冷些寶玉道不妨把火盆挪過去就是了襲人答應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端了一個茶盤兒一個碗一雙牙筯遞給麝月道這是剛纔花姑娘要的厨房裡老婆子送了來了麝月接了一看却是一碗燕窩湯便問襲人道這是姐姐要的麽襲人笑道昨夜二爺沒吃飯又翻騰了一夜想來今日早起心裡必是發空的所以我告訴小丫頭們叫厨房裡作了這個來的襲人一面叫小丫頭放棹兒麝月打發寶玉喝了漱了口只見秋紋走來說

道那屋裡已經收拾妥了但等着一時炭勁過了二爺再進去罷寶玉點頭只是一腔心事懶意說話一時小丫頭來請說筆硯都安放妥當了寶玉道知道了又一個小丫頭回道早飯得了二爺在那裡吃寶玉道就拿了來罷不必累贅了小丫頭答應了自去一時端上飯來寶玉笑了一笑向襲人麝月道我心裡悶得狠自已吃只怕又吃不下去不如你們兩個同我一塊兒吃或者吃的香甜我也多吃些麝月笑道這是二爺的高興我們可不敢襲人道其實也使得我們一處喝酒也不止今日只是偶然替你解悶兒還使得若認真這樣還有什麽規矩體統呢說着三人坐下寶玉在上首襲人麝月兩個打橫陪着吃

丁飯小丫頭端上漱口茶兩個看着撤了下去寶玉因端着茶默默如有所思又坐了一坐便問道那屋裡收拾妥了麽麝月道頭裡就回過了這回子又問寶玉略坐了一坐便過這間屋子來親自點了一炷香擺上些菓品便叫人出去關上了門外面襲人等都靜悄無聲寶玉拿了一幅泥金角花的粉紅箋出來口中祝了幾句便提起筆來寫道怡紅主人焚付晴姐知之酌茗清香庶幾來饗其詞云

隨身伴獨自意綢繆誰料風波平地起頓教軀命即時休孰與話輕柔　東逝水無復向西流想像更無懷夢草添衣還見翠雲裘脈脈使人愁

焉畢就在香上點個火焚化了靜靜兒等着直待一炷香點盡了纔開門出來襲人道怎麼出來了想來又悶的慌了寶玉笑了一笑假說道我原是心裡煩纔找個地方兒靜坐坐兒這會子好了還要外頭走走去呢說着一逕出來到了瀟湘館中在院裡問道林妹妹在家裡呢麼紫鵑接應道是誰掀簾看時笑道原來是寶二爺姑娘在屋裡呢請二爺到屋裡坐着寶玉同着紫鵑走進來黛玉却在裡間呢說道紫鵑請二爺屋裡坐罷寶玉走到裡間門口看見新寫的一付紫墨色泥金雲龍箋的小對上寫着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寶玉看了笑了一笑走入門去笑問道妹妹做什麼呢黛玉站起來迎了兩步笑着讓

道請坐我在這裡寫經只剩得兩行了等寫完了再說話兒因叫雪雁倒茶寶玉道你別動只管寫說着一面看見中間掛着一幅單條上面畫着一個嫦娥帶着一個侍者又一個女仙也有一個侍者捧着一個長長兒的衣囊似的二人身旁邊略有些雲護別無點綴全倣李龍眠白描筆意上有鬪寒圖三字用八分書寫着寶玉道妹妹這幅鬪寒圖可是新掛上的黛玉道可不是昨日他們收拾屋子我想起來拿出來叫他們掛上的寶玉道是什麼出處黛玉笑道眼前熟的很的還要問人寶玉笑道我一時想不起妹妹告訴我罷黛玉道豈不聞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裡鬪嬋娟寶玉道是啊這個實在新奇雅致却

好此時拿出來掛說着又東瞧瞧西走走雪雁沏了茶来寶玉吃着又等了一會子黛玉將纔寫完站起來道簡慢了寶玉笑道妹妹還是這麼客氣但見黛玉身上穿着月白繡花小毛皮袄加上銀鼠坎肩頭上挽着隨常雲髻簪上一枝赤金匾簪別無花朶腰下繫着楊妃色綉花綿裙真比如

亭亭玉樹臨風立　冉冉香蓮帶露開

寶玉因問道妹妹這兩日彈琴來着沒有黛玉道兩日沒彈了因爲寫字已經覺得手冷那裡還去彈琴寶玉道不彈也罷了我想琴雖是清高之品却不是好東西從沒有彈琴裡彈出富貴壽考來的只有彈出憂思怨亂來的再者彈琴也得心裡記

請未免費心依我說妹妹身子又單弱不操這心也罷了黛玉抿着嘴兒笑寶玉指着壁上道這張琴可就是麽怎麽這麽短黛玉笑道這張琴不是短因我小時學撫的時候别的琴都彀不着因此特地做起来的雖不是焦尾枯桐這鶴山鳳尾還配得齊整龍池鴈足高下還相宜你看這斷紋不是牛旄是的麽所以音韻也還清越寶玉道妹妹這幾天来做詩没有黛玉道自結社以後没大作寶玉笑道你别瞞我我聽見你吟的什麽不可惙素心如何天上月你擱在琴裡覺得音响分外的响亮有的没有黛玉道你怎麽聽見了寶玉道我那一天從蓼風軒来聽見的又恐怕打斷你的清韻所以静聽了一會就走了我

正要問你前路是平韻到末了兒忽轉了仄韻是個什麼意思黛玉道這是人心自然之音做到那裡就到那裡原沒有一定的寶玉道原來如此可惜我不知音枉聽了一會子黛玉道古來知音人能有幾個寶玉聽了又覺得出言冒失了又怕寒了黛玉的心坐了一坐心裡像有許多話却再無可講的黛玉因方纔的話也是衝口而出此時回想覺得太冷淡些也就無話寶玉一發打量黛玉設疑遂訕訕的站起來說道妹妹坐着罷我還要到三妹妹那裡瞧瞧去呢黛玉道你若見了三妹妹替我問候一聲罷寶玉答應着便出來了黛玉送至屋門口自已回來悶悶的坐着心裡想道寶玉近來說話半吐半吞忽冷忽

熱也不知他是什麽意思正想着紫鵑走來道姑娘經不寫了我把筆硯都收好了黛玉道不寫了收起去罷說着自己走到裡間屋裡床上歪着慢慢的細想紫鵑進來問道姑娘喝碗茶罷黛玉道不喝呢我略歪歪兒你們自己去罷紫鵑答應着出來只見雪雁一個人在那裡發獃紫鵑走到他跟前問道你這會子也有了什麽心事了麽雪雁只顧發獃倒被他唬了一跳因說道你別嚷今日我聽見了一句話我告訴你聽奇不奇你可別言語說着往屋裡努嘴兒因自己先行點着頭兒叫紫鵑同他出來到門外平臺底下悄悄兒的道姐姐你聽見了麽寳玉定了親了紫鵑聽見唬了一跳說道這是那裡來的話只怕

不真罷雪雁道怎麼不真別人大槩都知道就只偺們沒聽見紫鵑道你是那裡聽來的雪雁道我聽見侍書說的是個什麼知府家家資也好人才也好紫鵑正聽時只聽得黛玉咳嗽了一聲似乎起來的光景紫鵑恐怕他出來聽見便拉了雪雁搖搖手兒往裡望望不見動靜纔又悄悄兒的問道他到底怎麼說來雪雁道前兒不是叫我到三姑娘那裡去道謝嗎三姑娘不在屋裡只有侍書在那裡大家坐着無意中說起寶二爺的淘氣來他說寶二爺怎麼好只會頑兒全不像大人的樣子已經說親了還是這麼獃頭獃腦我問他定了沒有他說是定了是個什麼王大爺做媒的那王大爺是東府裡的親戚所以也

不用打聽一說就成了紫鵑側着頭想了一想這句話奇又問道怎麽家裡沒有人說起雪雁道侍書也說的是老太太的意思若一說起恐怕寶玉野了心所以都不提起侍書告訴了我又叮囑千萬不可露風說出來只道是我多嘴把手往裡一指所以他面前也不提今日是你問起我不犯瞞你正說到這裡只聽鸚鵡叫喚學着說姑娘回來了快倒茶來倒把紫鵑雪雁嚇了一跳回頭並不見有人便罵了鸚鵡一聲走進屋內只見黛玉喘吁吁的剛坐在椅子上紫鵑搭訕着問茶問水黛玉問道你們兩個那裡去了再叫不出一個人來說着便走到炕邊將身子一歪仍舊倒在炕上往裡躺下叫把帳子撩下紫鵑雪

雁答應出去他兩個心裡疑惑方纔的話只怕被他聽了去了只好大家不提誰知黛玉一腔心事又竊聽了紫鵑雪雁的話雖不很明白已聽得了七八分如同將身撂在大海裡一般思前想後竟應了前日夢中之讖千愁萬恨堆上心來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見了意外的事情那時反倒無趣又想到自已沒了爹娘的苦自今以後把身子一天一天的遭塌起來一年半載少不得身登清淨打定了主意被也不蓋衣也不添竟是合眼裝睡紫鵑和雪雁來伺候幾次不見動靜又不好叫喚晚飯都不吃點燈已後紫鵑掀開帳子見已睡著了被窩都蹬在脚後怕他着了涼輕輕兒拿來蓋上黛玉也不動單待

他出去仍然褪下那紫鵑只管問雪雁今兒的話到底是眞的是假的雪雁道怎麽不眞紫鵑道侍書怎麽知道的雪雁道是小紅那裡聽來的紫鵑道頭裡偺們說話只怕姑娘聽見了你看剛纔的神情大有原故今日以後偺們倒別提這件事了說着兩個人也收拾要睡紫鵑進來看時只見黛玉被窩又蹬下來復又給他輕輕蓋上一宿晚景不提次日黛玉清早起來也不叫人獨自一個呆呆的坐着紫鵑醒來看見黛玉已起便驚問道姑娘怎麽這樣早黛玉道可不是睡得早所以醒得早紫鵑連忙起來叫醒雪雁伺候梳洗那黛玉對着鏡子只管獃獃的自看看了一回那淚珠兒斷斷連連早已濕透了羅帕正是

瘦影正臨春水照　卿須憐我我憐卿

紫鵑在傍也不敢勸只怕倒把閒話勾引舊恨來過了好一會黛玉纔隨便梳洗了那眼中淚漬終是不乾又自坐了一會叫紫鵑道你把藏香點上紫鵑道姑娘你睡也沒睡得幾時如何點香不是要寫經黛玉點點頭兒紫鵑道姑娘今日醒得太早這會子又寫經只怕太勞神了罷黛玉道不怕早完了早好況且我也并不是為經倒借着寫字解解悶兒以後你們見了我的字蹟就算見了我的面兒了說着那淚直流下來紫鵑聽了這話不但不能再勸連自已也掌不住滴下淚來原來黛玉立定主意自此已後有意遭蹋身子茶飯無心每日漸減下來寶

玉下學時也常抽空問候只是黛玉雖有萬千言語自知年紀已大又不便似小時可以柔情挑逗所以滿腔心事只是說不出來寶玉欲將實言安慰又恐黛玉生嗔反添病症兩個人見了面只得用浮言勸慰真真是親極反疏了那黛玉雖有賈母王夫人等憐恤不過請醫調治只說黛玉常病那裡知他的心病紫鵑等雖知其意也不敢說從此一天一天的減到半月之後腸胃日薄一日果然粥都不能吃了黛玉日間聽見的話都似寶玉娶親的話看見怡紅院中的人無論上下也像寶玉娶親的光景薛姨媽來看黛玉不見寶釵越發起疑心索性不要人來看望也不肯吃藥只要速死睡夢之中常聽見有人叫寶

二奶奶的一片疑心竟成蛇影一日竟是絕粒粥也不喝懨懨一息垂斃殆盡未知黛玉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九回終

紅樓夢第九十回

失綿衣貧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驚叵測

却說黛玉自立意自戕之後漸漸不支一日竟至絕粒從前十幾天內賈母等輪流看望他有時還說幾句話這兩日索性不大言語心裏雖有時昏暈却也有時清楚賈母等見他這病不似無因而起也將紫鵑雪雁盤問過兩次兩個那裏敢說便是紫鵑欲向侍書打聽消息又怕越鬧越真黛玉更死得快了所以見了侍書毫不提起那雪雁是他傳話弄出這樣緣故來此時恨不得長出百十個嘴來說我沒說自然更不敢提起到了這一天黛玉絕粒之日紫鵑料無指望了守着哭了會子因出

來倒向雪雁道你進屋裡來好好兒的守着他我去回老太太太太和二奶奶去今日這個光景大非往常可比了雪雁答應紫鵑自去這裡雪雁正在屋裡伴着黛玉見他昏昏沉沉小孩子家那裡見過這個樣兒只打諒如此便是死的光景了心中又痛又怕恨不得紫鵑一時回來纔好正怕着只聽牕外脚步走響雪雁知是紫鵑回來纔放下心了連忙站起來掀着裡間簾子等他只見外面簾子响處進來了一個人郤是侍書那侍書是探春打發來看黛玉的見雪雁在那裡掀着簾子便問道姑娘怎麽樣雪雁點點頭兒叫他進來侍書跟進來見紫鵑不在屋裡瞧了瞧黛玉只剩得殘喘微延唬的驚疑不止因問紫

鵑姐姐呢雪雁道告訴上屋裡去了那雪雁此時只打諒黛玉心中一無所知了又見紫鵑不在面前因悄悄的拉了侍書的手問道你前日告訴我說的什麼王大爺給這裡寶二爺說了親是真話麼侍書道怎麼不真雪雁道多早晚放定的侍書道那裡就放定了呢那一天我告訴你時是我聽見小紅說的後來我到二奶奶那邊去二奶奶正和平姐姐說呢說那都是門客們借着這個事討老爺的喜歡往後好拉攏的意思別說大太太說不好就是大太太願意說那姑娘好那大太太眼裡看的出什麼人來再者老太太心裡早有了人了就在咱們園子裡的大太太那裡摸的着底呢老太太不過因老爺的話不得

不問問罷咧又聽見二奶奶說寶玉的事老太太總是要親上作親的憑誰來說親橫豎不中用雪雁聽到這裡也忘了神了因說道這是怎麼說白白的送了我們這一位的命了侍書道這是從那裡說起雪雁道你還不知道呢前日都是我和紫鵑姐姐說來着這一位聽見了就弄到這步田地了侍書道你悄悄見的說罷看仔細他聽見了雪雁道人事都不醒了瞧瞧罷左不過在這一兩天了正說着只見紫鵑掀簾進來說這還了得你們有什麼話還不出去說還在這裡說索性逼死他就完了侍書道我不信有這樣奇事紫鵑道好姐姐不是我說你又該惱了你懂得什麼呢懂得也不傳這些舌了這裡三個人正

說着只聽黛玉忽然又嗽了一聲紫鵑連忙跑到炕沿前站着侍書雪雁也都不言語了紫鵑攙着腰在黛玉身後輕輕問道姑娘喝口水罷黛玉微微答應了一聲雪雁連忙倒了半鍾滾白水紫鵑接了托着侍書也走近前來紫鵑和他搖頭兒不叫他說話侍書只得咽住了站了一回黛玉又嗽了一聲紫鵑趁勢問道姑娘喝水呀黛玉又微微應了一聲那頭似有欲抬之意那裡抬得起紫鵑爬上炕去爬在黛玉傍邊端着水試了冷熱送到唇邊扶了黛玉的頭就到碗邊喝了一口紫鵑纔要拿時黛玉意思還要喝一口紫鵑便托着那碗不動黛玉又喝了一口搖搖頭兒不喝了喘了一口氣仍舊躺下半日微微睜眼

說道剛纔說話不是侍書麼紫鵑答應道是侍書尚未出去因連忙過來問候黛玉睜眼看了點點頭兒又歇了一歇說道回去問你姑娘好罷侍書見這番光景只當黛玉嫌煩只得悄悄的退出去了原來那黛玉雖則病勢沉重心裡却還明白起先侍書雪雁說話時他也模糊聽見了一半句却只作不知也因實無精神答理及聽了雪雁侍書的話纔明白過前頭的事情原是議而未成的又兼侍書說是鳳姐說的老太太的主意親上作親又是園中住著的非自己而誰因此一想陰極陽生心神頓覺清爽許多所以纔喝了兩口水又要想問侍書的話恰好賈母王夫人李紈鳳姐聽見紫鵑之言都赶着來看黛玉心

中疑團已破自然不似先前尋死之意了雖身體軟弱精神短少却也勉强答應一兩句了鳳姐因叫過紫鵑問道姑娘也不至這樣這是怎麽說你這樣唬人紫鵑道實在頭裡看着不好纔敢去告訴的回來見姑娘竟好了許多也就怪了賈母笑道你也別怪他他懂得什麽看見不好就言語這倒是他明白的地方小孩子家不嘴懶脚嫩就好說了一回賈母等料着無妨也就去了正是

心病終須心藥治　解鈴還是繫鈴人

不言黛玉病漸減退且說雪雁紫鵑背地裡都念佛雪雁向紫鵑說道虧他好了只是病的奇怪好的也奇怪紫鵑道病的倒

不怪就只好的奇怪想來寶玉和姑娘必是姻緣人家說的好事多磨又說道是姻緣棒打不回這樣看起來人心天意他們兩個竟是天配的了再者你想那一年我說了林姑娘要回南去把寶玉沒急死了鬧得家翻宅亂如今一句話又把這一個弄得死去活來可不說的三生石上百年前結下的麼說着兩個悄悄的試着嘴笑了一回雪雁又道幸虧好了偺們明兒再別說了就是寶玉娶了別的人家兒的姑娘我親見他在那裡結親我也再不露一句話了紫鵑笑道這就是了不但紫鵑和雪雁在私下裡講究就是眾人也都知道黛玉的病也病得奇怪好也好得奇怪三三兩兩唧唧噥噥議論着不多幾時連鳳

姐兒也知道了那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倒是賈母畧猜着了八九那時正値邢王二夫人鳳姐等在賈母房中說閒話說起黛玉的病來賈母道我正要告訴你們寶玉和林丫頭是從小兒在一處的我只說小孩子們怕什麼以後時常聽得林丫頭忽然病忽然好都爲有了些知覺了所以我想他們若儘着擱在一塊兒畢竟不成體統你們怎麼說王夫人聽了便呆了一呆只得答應道林姑娘是個有心計兒的至于寶玉獃頭獃腦不避嫌疑是有的看起外面却還都是個小孩兒形像此時若忽然或把那一個分出園外不是倒露了什麼痕跡了麼古來說的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老太太想倒是赶着把他們的事辦

辦也罷了賈母皺了一皺眉說道林丫頭的乖僻雖也是他的好處我的心裡不把林丫頭配他也是爲這點子況且林丫頭這樣虛弱恐不是有壽的只有寶丫頭最妥王夫人道不但老太太這麼想我們也是這樣但林姑娘也得給他說了人家兒纔好不然女孩兒家長大了那個沒有心事倘或真與寶玉有些私心若知道寶玉定下寶丫頭那倒不成事了賈母道自然先給寶玉娶了親然後給林丫頭說人家再沒有先是外人後是自己的況且林丫頭年紀到底比寶玉小兩歲依你們這樣說倒是寶玉定親的話不許叫他知道倒罷了鳳姐便吩咐衆丫頭們道你們聽見了寶二爺定親的話不許混吵嚷若有多

嘴的隄防着他的皮賈母又向鳳姐道鳳哥兒你如今自從身上不大好也不大管園裡的事了我告訴你須得經點兒心不但這個就像前年那些人喝酒耍錢都不是事你還精細些少不得多分點心兒嚴緊嚴緊他們纔好况且我看他們也就只還服你鳳姐答應了娘兒們又說了一回話方各自散了從此鳳姐常到園中照料一日剛走進大觀園到了紫菱洲畔只聽見一個老婆子在那裡嚷鳳姐走到跟前那婆子纔瞧見了早垂手侍立口裡請了安鳳姐道你在這裡鬧什麼婆子道蒙奶奶們派我在這裡看守花菓我也沒有差錯不料邢姑娘的丫頭說我們是賊鳳姐道爲什麼呢婆子道昨兒我們家的黑兒

跟着我到這裡頑了一回他不知道又往那姑娘那邊去瞧了一瞧我就叫他們去了今兒早起聽見他們丫頭說丟了東西了我問他丟了什麼他就問起我來了鳳姐道問了你一聲也犯不着生氣呀婆子道這裡園子到底是奶奶家裡的並不是他們家裡的我們都是奶奶派的賊名兒怎麼敢認呢鳳姐照臉啐了一口厲聲道你少在我跟前撈撈叨叨的你在這裡照看姑娘丟了東西你們就該問哪怎麼說出這些沒道理的話來把老林叫了來攆出他去了頭們答應了只見邢岫烟赶忙出來迎着鳳姐陪笑道這使不得沒有的事事情早過去了鳳姐道姑娘不是這個話倒不講事情這名分上大豈有此理了

岫烟見婆子跪在地下告饒便忙請鳳姐到裡邊去坐鳳姐道他們這種人我知道他除了我其餘都沒上沒下的了岫烟再三替他討饒只說自已的丫頭不好鳳姐道我看着邢姑娘的分上饒你這一次婆子纔起來磕了頭又給岫烟磕了頭纔出去了這裡二人讓了坐鳳姐笑問道你丟了什麽東西了岫烟笑道沒有什麽要緊的是一件紅小襖兒已經舊了的我原叫他們找找不着就罷了這小丫頭不懂事問了那婆子一聲那婆子自然不依了這都是小丫頭糊塗不懂事我也駡了幾句已經過去了不必再提了鳳姐把岫烟內外一瞧看見雖有些皮綿衣服已是半新不舊的未必能煖和他的被窩多半是薄

的至于房中桌上擺設的東西就是老太太拿來的那一些不動收拾的乾乾淨淨鳳姐心上便很愛敬他說道這件衣服原不過這時候冷又是貼身的怎麼就不問一聲兒呢這撒野的奴才了不得了說了一回鳳姐出來各處去坐了一坐就回去了到了自己房中叫平兒取了一件大紅洋縐的小襖兒一件松花色綾子一抖珠兒的小皮襖一條寶藍盤錦鑲花綿裙一件佛青銀鼠褂子包好叫人送去那時岫烟被邢老婆子聒噪了一塲雖有鳳姐來壓住心上終是不安想起許多姊妹們在這裡沒有一個下人敢得罪他的獨自我這裡他們言三語四剛剛鳳姐來碰見想來想去終是沒意思又說不出來正在

吞聲飲泣看見鳳姐那邊的豐兒送衣服過來岫烟一看決不肯受豐兒道奶奶吩咐我說姑娘要嫌是舊衣裳將來送新的來岫烟笑謝道承奶奶的好意只是因我丟了衣服他就拿來我斷不敢受你拿回去千萬謝你們奶奶承你奶奶的情我算領了倒拿個荷包給了豐兒那豐兒只得拿了去了不多時又見平兒同着豐兒過來岫烟忙迎着問了好讓了坐平兒笑說道我們奶奶說姑娘特外道的了不得岫烟道不是外道實在不過意平兒道奶奶說姑娘要不收這衣裳不是嫌太舊就是瞧不起我們奶奶剛纔說了我要拿回去奶奶不依我呢岫烟紅着臉笑謝道這樣說了叫我不敢不收又讓了一回茶平兒

同豐兒同去將到鳳姐那邊碰見薛家差來的一個老婆子接著問好平兒便問道你那裡來的婆子道那邊太太姑娘叫我來請各位太太奶奶姑娘們的安我纔剛在奶奶前問起姑娘來說姑娘到園中去了可是從那姑娘那裡來麼平兒道你怎麼知道婆子道方纔聽見說真真的二奶奶和姑娘們的行事叫人感念平兒笑了一笑說你回來坐著罷婆子道我還有事改日再過來瞧姑娘罷說著走了平兒回來回復了鳳姐不在話下且說薛姨媽家中被金桂攪得翻江倒海看見婆子回來述起岫烟的事寶釵母女二人不免滴下淚來寶釵道都為哥哥不在家所以叫那姑娘多吃幾天苦如今還虧鳳姐姐不錯

偺們底下也得留心到底是偺們家裡人說着只見薛蝌進來說道大哥哥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什麼人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一起子都是些狐羣狗黨我看他們那裡是不放心不過將來探探消息兒罷咧這兩天都被我乾出去了以後吩咐了門上不許傳進這種人來薛姨媽道又是蔣玉函那些人哪薛蝌道蔣玉函却倒沒來倒是別人薛姨媽聽了薛蝌的話不覺又傷心起來說道我雖有兒如今就像沒有的了就是上司准了也是個廢人你雖是我姪兒我看你還比你哥哥明白些我這後輩子全靠你了你自己從今更要學好再者你聘下的媳婦兒家道不比往時了人家的女孩兒出門子不是

容易再沒別的想頭只盼着女婿能幹他就有日子過了若邢丫頭也像這個東西說着把手往裡頭一指道我也不說了那丫頭實在是個有廉恥有心計兒的又守得貧耐得富只是等偺們的事情過去了早些把你們的正經事完結了也了我一宗心事薛蝌道琴妹妹還沒有出門子這倒是太太煩心的一件事至于這個可算什麼呢大家又說了一回閒話薛蝌回到自已房中吃了晚飯想起邢岫烟住在賈府園中終是寄人籬下況且又窮日用起居不想可知況兼當初一路同來模樣兒性格兒都知道的可知天意不均如夏金桂這種人偏教他有錢嬌養得這般潑辣邢岫烟這種人偏教他這樣受苦閻王判

命的時候不知如何判法的想到悶來也想吟詩一首寫出來出出胸中的悶氣又苦自已沒有工夫只得混寫道

　　蛟龍失水似枯魚　兩地情懷感索居

　　同在泥塗多受苦　不知何日向清虛

寫畢看了一回意欲拿來粘在壁上又不好意思自已沉吟道不要被人看見笑話又念了一遍道管他呢左右粘上自已看着解悶兒罷又看了一回到底不好拿來夾在書裡又想自已年紀可也不小了家中又碰見這樣飛災橫禍不知何日了局致使幽閨弱質弄得這般淒凉寂寞正在那裡想時只見寶蟾推進門來拿着一個盒子笑嘻嘻放在棹上薛蝌站起來讓坐

寶蟾笑着向薛蝌道這是四碟菓子一小壺兒酒大奶奶叫給二爺送來的薛蝌陪笑道大奶奶費心但是叫小丫頭們送來就完了怎麽又勞動姐姐呢寶蟾道好說自家人二爺何必說這些套話再者我們大爺這件事實在叫二爺操心大奶奶久已要親自弄點什麽兒謝二爺又怕別人多心二爺是知道的偺們家裏都是言合意不合送點子東西没要緊倒没的惹人七嘴八舌的講究所以今日些微的弄了一兩樣菓子一壺酒叫我親自悄悄兒的送來說着又笑瞅了薛蝌一眼道明兒二爺再別說這些話叫人聽着怪不好意思的我們不過也是底下的人伏侍的着大爺就伏侍的着二爺這有何妨呢薛蝌一

則秉性忠厚二則到底年輕只是向來不見金桂和寶蟾如此相待心中想到剛才寶蟾說爲薛蟠之事也是情理因說道菓子留下罷這個酒兒姐姐只管拿回去我向來的酒上寔在狠有限擠住了偶然喝一鍾平日無事是不能喝的難道大奶奶和姐姐還不知道麼寶蟾道別的我作得主獨這一件事我可不敢應大奶奶的脾氣兒二爺是知道的我拿回去不說二爺不喝倒要說我不盡心了薛蝌沒法只得留下寶蟾方纔要走又到門口往外看看回過頭來向着薛蝌一笑又用手指着裡面說道他還只怕要來親自給你道乏呢薛蝌不知何意反倒訕訕的起來因說道姐姐替我謝大奶奶罷天氣寒看凉着再

者自巳叔嫂也不必拘這些個禮寶蟾也不答言笑着走了薛蝌始而以爲金桂爲薛蝌之事或者真是不過意備此酒菓給自巳道乏也是有的及見了寶蟾這種鬼鬼祟祟不尷不尬的光景也覺了幾分却自巳囘心一想他到底是嫂子的名分那裡就有别的講究了呢或者寶蟾不老成自巳不好意思怎麼樣那指着金桂的名兒也未可知然而倒底是哥哥的屋裡人也不好怨又一轉念那金桂素性爲人毫無閨閣理法況且有時高興打扮得妖調非常自以爲美又焉知不是懷着壞心呢不然就是他和琴妹妹也有了什麼不對的地方兒所以設下這個毒法兒要把我拉在渾水裡弄一個不淸不白的名兒也

未可知想到這裡索性倒怕起來正在不得主意的時候忽聽牕外撲哧的笑了一聲把薛蝌倒唬了一跳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回終